

佳作赏析

一日三餐里的中国记忆

——读施亮散文集《吃的风度》有感

■甘武进



“其实，真正的美食是在江南城镇的街巷间里，苏杭一带尤其如此。后来，也有人将此命名为‘私房菜’，那些中等家庭所制作的家常菜，哪怕是一盘咸菜烧黄鱼，一碟香葱烧豆腐，也是精工细作，鲜美适口的。”翻开《吃的风度》这本关于往昔岁月、美食、同桌而食的人的回忆录，读后令人如沐春风。作者用讲故事的笔调讲述了从袁枚、李渔，到汪曾祺、钱钟书等文人的美食逸闻，

一日三餐里的中国记忆，让人间烟火中的文人风骨跃然纸上。

施亮从杭帮菜、文人菜到徽菜、湘菜、川菜等菜系的美食流派，从六必居、东来顺到天桥饭摊、二荤铺等地的美食风格，从《闲情偶寄》《随园食单》到《川菜杂谈》的美食理论，从《水浒》的酒到《红楼》的蟹到《扬州画舫录》的汤包美食经验，写了阳澄湖的大闸蟹、洞庭湖的回头鱼、北京胡同的豆汁、贵阳街头的馄饨，还有最开胃开心的钱钟书杨绛夫妇口中的“杜家菜”等，表达文人饮食情调，展示他们食桌上的品位、餐桌边的艺术、饭馆里的深情与零食中的闲趣。

吃，维系着生命的存在。但当温饱得到保证后，吃，又成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少名人雅士都写过有关食物的文章。梁实秋先生撰有一文，回忆胡适先生在家中宴请新月派文人，胡适妻子亲自做了徽菜“一品锅”待客。一只大铁锅，口径差不多有一尺，热腾腾地端上桌，里面还在滚沸，一层鸡，一层鸭，一层肉，点缀着蛋饺皮，底下是萝卜白菜。胡适详细介绍这锅一品锅，告诉大家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，“酒菜，饭菜，汤，都在其中矣”。

“老舍小说中也有描写吃饭馆的场景，其中惟妙惟肖地体现了老北京人的饮食风俗。”唯有《四世同堂》一书，写两个反面角色，冠晓荷拉瑞丰去吃四川饭馆，而瑞丰是地道北京人，怕吃辣。于是，冠晓荷安慰瑞丰：“真正的川菜并不辣，请

你放心！”淡淡几笔，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物风情。北京从明代始即盛行鲁菜，直至清代，北京菜肴的正宗仍然是鲁菜。老北京人都将品尝火辣辣的川菜和湘菜视为畏途，只有极少数交际场较为活跃的人物，为换个口味尝尝新鲜才会放胆去品尝。

能懂、会吃，尊重食物本味、重视文化内涵，是一个食客的修养。文中写鲁迅先生与学生同路回家，遇一饭摊，便一块儿吃那饭摊制作的荞麦条子。鲁迅先生幽默地说，就是皇帝老人也未必能享受如此美味。他亦见到何志云回忆汪曾祺的一桩趣事：一群作家去西双版纳采风，到傣族的露天排档去吃夜宵。汪曾祺喝着啤酒，就着烤小鸡，笑得跟孩子一样，还模仿着杭州话，跷一跷大拇指说：“哉！真哉！”汪曾祺先生的童趣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的风雅，既不靠循规蹈矩来维持，也不倚恃财富权力而显摆，这是一种毫不藻饰的天生气质，也是一种人格。

舌尖上的美食，镌刻着岁月的回忆。施亮说，“吃的风度”未必就是中规中矩，斯斯文文，也不见得非要设什么繁文缛节方能体现其风雅。他认为，风度是人的内在修养与素质的体现，吃的风度亦是如此。文人好吃的多，且大都善谈吃。这本书好在，作者经历颇丰，故古今中外、南北各地的饮食文化都有涉及，无论大菜小点都做了细致的考据，同时融入自己的生活经历，让我们能够品味出作者的博学与情趣。

诗词春秋

过年(外一首)

■高黎杰

过年是一次欢庆
跟冬天告别，与春天握手
把一年的高潮尽情展现
过年是一个驿站
让一路的奔波
在这里稍作休整
把亲情重温，把行囊装满
等待下一次旅行

父亲的双手

瘦骨嶙峋饱经艰辛
青筋暴露犹显刚强
它曾把我的童年举过头顶
也曾为我的青春保驾护航

伸进泥土挖出全家的幸福
握住粉笔育出满园的芬芳
如今，这双手变得笨拙
任凭时光从指缝流走

这双手
能拽出春天的第一棵嫩芽
却拖不住冬天最后脚步

曲径通幽

小巷浅浅烟火暖

■吴明松

藏在商业街里的巷子，入口逼仄狭窄，容不下一辆车进出，但也得益于此，这里少了喧嚣，保持着慢悠悠的节奏。每当下班早时，我都会舍了大路，选择从小巷穿行回家。

由于缺少阳光的眷顾，小巷有些阴凉，年岁悠远的石砖上，苔藓成了主角，它们不用担心被细心的环卫工人“铲除”，可以大胆地呼朋引伴，来此安家。看着这些虽弱小却倔强的生命，我会心一笑。

巷子的中段敞着一家不太起眼的火锅店，装饰简素，只摆两三张桌子，烧的是传统的木炭。一遇天冷，店里就烟火缭绕，变得拥挤拥挤。食客们卸下一日的疲乏，打开话匣子，热烈地聊着家长里短，伴随着杯盏的碰撞声，将喜与愁一

并咽下。乐事镌刻记忆中，不快消散于温热的汤汁中，明天继续抖擞精神，为自己的温馨小家奋袖出臂。

不同于其他火锅店，这里空间小，反而让食客们靠得更近，彼此间的欢笑叹息、嘘寒问暖，就显得愈加真切。抬头看店名更是欢喜——“三分居”，一分热闹，一分随性，一分闲适。

再往前走些，这里静“卧”着一家卖面条的小门面，一对外地来的胖夫妻在此坚守了几年。他们做的手工面，抻出的面条溜筋道，外加诚信经营，从不缺斤少两，因此小店的生意一直很红火。尤其到了傍晚时分，不少下了班的顾客会特意拐进小巷，称上一两斤手工面，回家就着葱蒜、辣椒、老酒、香油，用热腾腾的面条慰藉寒冷

的胃。

面条店的对门，是家小小的花店，门口挂对联一副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。开店的是一对爱花的母女，随着四季更迭，她们更换着门口的花木，把巷子装点得诗意盎然。一次给妻子买花时，我发现卖花小姑娘走路来有些跛，但她似乎并不介意我的眼光。她的嘴角始终扬着微笑，甜美的声音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。也许生命对她不公，但她用笑作阳光，驱散了阴霾，明媚了每个光顾小店的顾客，就像巷口墙头的那株寒梅，有一身的傲骨。

穿过小巷，到了川流不息的大街，我意犹未尽地回望，正好一缕夕阳游弋过来，落在我的心头，暖融融的……

沧海观澜

短短二十年 天堑变通途

■任猛

现在，从重庆中心城区到秀山只要4个多小时。如果说20年前，我来往重庆和秀山老家要8天时间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人相信，他一定以为这是天方夜谭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不要说年轻人不信，就连我自己都有点恍惚。仔细思量，感慨万千，正是：岁月匆匆二十年，犹如弹指一挥间。崇山峻岭拦路虎，帝王将相也无言。仙兵神将从天降，桥梁隧道竟相连。十万大山成风景，通天坦途在眼前。

秀山位于渝东南边陲，武陵山脉中段，典型的大山区，与贵州、湖南交界，是土家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，距重庆中心城区400多公里，素有“一脚踏三省、鸡鸣黔湘闻”之称。历来地处偏僻，峰峦叠嶂，交通闭塞，贫困落后。在清朝乾隆年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生儿生女不用教，西秀黔彭走一遭。由此可见，秀山在历史中的境况，而交通则是制约秀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1983年，我从秀山一中考入西南农业学院（现为西南大学）。怀着跳出农门的激动心情，我满怀憧憬，带着行李和全家人的期盼，踏上了求学之路。那时，由于没有直达重庆的汽车，需要从酉阳县龚滩镇乘船走水路，而到秀山，龚滩的客车一天只有三班。于是，我第一天到秀山县城，第二天到龚滩，第三天到涪陵，第四天上午到达朝天门码头，整整耗时4天时间。

大学四年，由于回家往返一趟所需时间太

长，且费用较高，家里又比较困难，期间我只回了一次家。回去之时仍是走水路，第一天从朝天门码头上船顺长江而下到涪陵，第二天沿江逆流而上行至龚滩（中途需下船步行一段距离），第三天乘汽车到达秀山县城，第四天乘汽车到龙池，再步行10公里回家。

1987年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浦陵机器厂，报到之后又回了一次家。那次我选择走陆路，第一天从菜园坝火车站乘火车到贵阳，第二天继续乘火车到贵州玉屏，然后转汽车到铜仁，第三天乘汽车到秀山，第四天到家，依然用了4天时间。此后，在重庆浦陵机器厂工作期间我就较少回家了。

2000年，重庆市委、市政府实施了一项重大“民心工程”——“八小时重庆”交通工程建设，新建、改建公路总里程1534公里，总投资93亿元。其中，从重庆主城区经涪陵、武隆、彭水、黔江、酉阳到秀山的国道319线，全程约425公里，于2003年全线贯通。自此之后，我来往重庆、秀山大多乘坐卧铺客车，虽然因山高、坡陡、弯道多，单边行程要10个小时左右，但与以前的4天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与此同时，途经重庆北、长寿、涪陵、武隆、彭水、黔江、酉阳、秀山、松桃、铜仁、怀化，全长624.5公里的渝怀铁路线也于2000年12月16日动工，并于2007年4月18日开通客运业务。我来往重庆、秀山就更方便了，快车只需5个多小时，

慢车也就8个小时左右，且票价比较便宜，既经济实惠，又安全便捷。

2007年，渝湘高速公路启动建设，起于巴南界石，经南川、彭水、黔江、酉阳、秀山等区县，最后到达湖南长沙，全长848公里，总投资477亿元，其中重庆段413.6公里，总投资超过300亿元。全线按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，设计时速80公里，于2012年3月31日正式建成通车。来往重庆和秀山，自驾车只需4个多小时。

目前，重庆至秀山的动车已开通，全程只要4个多小时。龙池到老家涌洞镇古田村的小型客车也较多，不再需要步行，而且到古田村各小组的乡村公路已全部硬化，基本上可以将小车开到老家的院坝。此外，2018年正式开工建设的途经秀山的渝湘高铁，预计2025年建成通车，届时，重庆至秀山单边就只需要2个多小时。

就重庆至秀山的交通情况来看，真正的大变始于2003年319国道的全线贯通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遥想20年前，无论是走水路还是陆路，来往重庆和秀山老家加起来要8天时间，现在当天就可实现来回，而且选择也多，诸如动车、汽车等。短短20年，天堑变通途，群山若等闲，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，用天翻地覆、斗转星移都难以形容。

其实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又何止重庆至秀山的交通。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的一名见证者、参与者、受益者，一路走来，祖国的各种巨变历历在目，至于重庆至秀山的交通变化，正是祖国巨变的小小缩影！



《立春》 《雨水》 蓝华/布贴画